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憲集卷二十七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文憲集卷二十七

明 宋濂 撰

雜著凡十六章

燕書十六首

晉侯將伐楚楚子甚懼召六卿訊之曰楚國雖小自若敖蚡冐至於武文威稜氣燄懾彼諸姬今晉君不道乃謀兵入我是蔑寡人而死二三子也寡人耄矣不復親帥三軍以逆堅乃城郭以遲晉人不亦可乎王孫由于

對曰然易有之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險國孰與守盍
圖諸雖然城郭有時而墮楚國之南有方城焉其東有
漢水焉晉人雖衆將焉用之雖然山川之險亦可踰也
若使舅犯守郢先軫保鄭叔肸禦雲中荀偃挹直轅誰
能侮予雖然此猶以力言也齊民毒吾賦久若綏之以
仁馭之以寛繩之以禮則封内之民德君以死守矣雖
然是保民也非保國也楚子曰何謂保國王孫由于曰
君務上尊天王下睦四鄰分昭於上勢定於下上下有

序疇敢搆兵是保國也楚子曰善於是遣公子結如京師左司馬戊聘於齊魯諸大國晉侯聞之謂諸大夫曰楚國方尊王睦鄰而以兵入其境不祥遂退師君子曰甚哉分之大也分爲天則定乃靡亂何有兵禍哉易不云乎六二之吉順以則也失則凶矣

齊路寢壞桓公欲新之召工師翰具材工師翰伐巨木於營丘山中若樞若[illegible]若[illegible]旄若豫章無疵取而泛之河蔽流而下工師翰麾衆徒操剞劂斷之運繩尺劇之

閎閎然橐橐然聲達乎臨淄之郊越五月路寢成桓公環視之東阿之楹有用欂者桓公讓工師翰曰欂散木也膚理不密瀋液弗固嗅之腥爪之不知所窮爲扶爲棖且不可況爲負任器耶工師翰對曰臣之作斯寢也嘉木以爲程文碣以薦址畫藻以奠井堅垩以厚墉陶甓以飾黝臣竊以爲盡善矣雖東阿之楹缺以一欂足之不虞君之見讓也桓公曰寢之聳者在宗廇承宗廇者在桴藉桴唯楹耳一楹蠹則寢隳奈何不讓工師翰

曰臣聞國猶寢也一楹蠹則無寢若衆壬進尚可有國乎桓公曰不可也工師翰曰君既知不可何爲察其小而遺其大也桓公曰不知也工師翰曰臣請爲君言之擅執國柄者有雍巫焉成内食之姦者有夷鼓初焉長君之欲者有寺人貂焉外惡諸侯而凶德弗革者有開方焉是衆楹皆蠹矣路寢能獨存耶桓公悟曰敬喏於是解四子政而召管敬仲任之齊國大治君子曰工執藝事以諫忠矣斷而行之者非勇與宜其上下相親伯

業底定書曰從諫弗咈桓公有馬易曰納約自牖工師近之矣

鄭伯卒庶孽奪正公子五爭及厲公自櫟入國將盡劉諸公族懸劍于國門且下令曰敢爭者斬子俞彌方病聞之歎曰是何亡國之政也乃令左右扶見公未至公遥呼曰大夫力疾而見寡君非欲嘗國門劍乎聲色俱厲子俞彌陽驚曰何謂也公語之故子俞彌曰君能如此過文王遠矣臣頓首賀且不暇況敢爭乎公鮮頹曰

寡君焉能過文王也曰臣言不悖君實過之公曰大夫
言何易也雖然幸卒言之子俞彌曰君之過文王者無
他威勝也公悅前子俞彌問曰文王初伐犬戎次伐密
須次伐耆邘次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徙都之其威盛
矣大夫乃謂寡君勝之其故何邪子俞彌曰文王之威
能行天下而獨不行於周宗故其子孫之盛凡弟之國
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此無他親親也今君
欲兵之非威勝文王乎公艴然見乎色曰大夫言固善

如儀釁之黨何子俞彌曰鄭之公族盡二人黨耶君奈何殲之臣所居之南有山曰陽都之山甚深羣熊萃焉熊性惡血偶度絶壑棘刺脅血見若濡縷熊亟爪之血愈滋爪之不已膚成坎原原如泉湧熊不能禁剜去其膚而血弗息竟擢腎腸以死鄭之公族猶一體也今因公子五爭不問小大盡劉無乃與前事類耶公矍然失聲曰吾過矣吾過矣遂下城門之劍寘諸公族不論君子曰鄭厲公之愎諫誰能犯焉子俞彌反復言之而公

弗格者以順入以正出也内經曰寒因寒用熱因熱用
其始則同其終則異於戲豈特醫師之爲然哉
魯之老父相與謀造狐白之裘紉之以容箴緣之以畫
紕佩之以長襪熨之以榆火擇彤筍承之趨魯君之庭
而致辭曰吾儕小人得有閭廬以蔽風雨者非君賜與
出作入息而鼓腹酣歌者非君賜與男播於疇婦饁於
郊以遂其生者非君賜與吾聞上德不報於人爲無禮
於德爲僭義不祥莫大焉請以是爲王體之共謹再拜

以獻魯君曰寡人聞之君猶本也民猶支也君所以庇民如本之養支也爾二三老父之無衣宜於寡人乎是給今倒行而逆施之無乃不可乎敢辭二三老父又相與謀曰是服之不華無以彰君之德也盍更諸於是以錦為衣繡以五色龍章鞶以朱絲襮以華黼有文爛如也又復趨魯君之庭而致辭曰臣等不佞長於遂蒿之野未嘗受教於君子不知以禮事君今因物以合矩矩謂之章緣文以顯義義謂之範君有至德而惟皮韋之

物是供非合顯之意謹吏之惟君圖馬公曰魯國雖小尚敢私褻乎禮若可受絁布惟盈如其不然五采奚益敢固辭二三老父又相與謀曰吾君誠賢君其不受者非有他也不欲重煩吾民我等當愛之以德可也又進而致辭曰君之中心臣等幸已知之有君無臣世謂亂國臣不敢以褻服汙於執事願以仁義爲衣道德爲領忠信爲紳庶知爲緣使君服之長有茲魯國先公社稷永有攸賴不亦可乎公曰寡人敢不承教君子曰魯之

老父何其善愛君哉其氣和其辭婉以周其情懇愿而有依魯君應之若黃鍾大呂弦歌干揚洋洋乎相宣泠泠乎相應也君臣如此魯欲不治得乎禮曰無體之禮上下和同此之謂也

秦昭王即位之三年中外士多去昭王患之謂陽山君曰寡人遇士不爲不至矣先飢而餔之未凍而衣之寡人何負於士士之相視如弁髦將縶維之邪益離其心欲任其所之邪則去者日多矣弗禁國將空奈何陽山

君曰君何患焉夫王孫非重甗不棲非山實不食非族林不懸聞人聲則逸弋人餌而罦之詔而馴之命之舂人立而下上其手命之水負壺出汲命作爨離桑林之舞則冠帶踉蹡而起夫王孫類夫人者猶可也至於甝虪則噬人之物卬首則百獸讋掉尾則林木震嘯咆則陰飈四發非惟不敢近矧敢狎獵人羉而縛之習而安之相與作角觝之戲跨項編須或翻出躡下無所不至甝虪亦靈獸猶可也至於伯趙禽中微者爾技人引而

羅之擾而柔之摶土爲人獸神鬼面而空其中衣與皮如之令其爲鬼則冐鬼面服鬼衣以出跳踉偃仆如畫至於人獸神皆然伯趙雖微猶禽屬也至於蚍蜉則蟲之至微者也形大於粟其目鼻入微不可見眩人以瑑肪誘而致之集於乾壺玄與黄異貯庨而敎之布槃几於庭置二壺其上振鼓三初則玄黄皆出再則各成列奮首揺鬣相向三則紛紜交不可辨聞鉦聲各退入壺不亂夫王孫䰠䰰獸也伯趙禽也蚍蜉蟲也皆口不能

言冥頑不靈其可服而制之者莫心志寧嗜欲故也況士靈於萬物者乎且士者國必資以成治者也昔我先君繆公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遂成伯業臣竊聞之先君嘗語羣臣曰林繁則衆禽來棲海寛則大魚來游寡人之待士亦以寛故翺翔乃靡至耳今王之馭下如東濕晝不得寧夜不得息來者如入囊有入無得出者臣亦將去之況他人乎王若以誠待士縱其去來不問士若不至當

磔臣以示不悔也昭王曰善鄢國聞之士之來歸者千餘人君子曰君子懐材抱藝孰不欲自見哉特患遇之非其道故避去爾禮云舉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言寛裕也君子亦何心哉

齊頃公欲賦民一丘出車一乘不從者死表婁宰泣曰敝邑之賦急矣四丘一乘尚弗支也况倍三乎吾寧死爾不忍死民也弗奉令公使使者讓宰且召與使者俱宰至見公頓首請曰臣無罪盧蒲就魁在側斥曰汝惡

得無罪立國養民古也瘠民肥國今也胡不朘民膏血以媚公爾罪一也公既棄民汝反欲愛民使諸侯不敢侵伐爾罪二也通國之宰皆狥公欲爾獨以正自匡而欲死之爾罪三也汝惡得無罪公笑而釋之君子曰古者諫有五有正諫有降諫有忠諫有戇諫有諷諫若盧蒲就魁之言其殆諷也與

齊西王須善賈海出入扶南林邑頓遜羣蠻中貿遷諸寶若毒冐頗黎火齊馬腦之類白光熌熌然遇東風覆

舟附斷梳浮沉久之幸薄岸被濕行夷陰山中山幽不見日常若雨將壓地西王須自分必死尋歆竇絶氣㢳遺齕不爲烏鳶飯未入猩猩自竇中出反覆視意若憐之者取戎叔蜀葵委萎諸物捎之食西王須方餒甘之竇右有小洞棲新毳厚尺餘甚温讓西王須猩猩獨卧於外大寒不自恤語言雖殊朝夕嗢咿作聲似慰觧狀如是者一年不懈忽有餘皇度山下猩猩急挾西王須出送之登及登則其友也猩猩猶遥望不忍去西王須

因謂其友曰吾聞之猩血可染繩經百年不篤是獸也
腯剌之可得斗許盍升岍捕之其友大駡曰彼獸而人
汝則人而獸也不殺何爲囊石加頸沉之江君子曰負
恩悖義人弗戮鬼斯戮之矣西王須之見殺也宜哉雖
然西王須固可殺猶施於異類也類同者亦有之豈惟
類同而同氣者亦或有之奈之何哉天王之法尚在吾
當執刑書以往

楚將伐魯取其地召諸大夫問焉辟閭巫臣曰可神子

魚曰不可楚子病之請言其故辟閭巫臣曰魯公失政季氏得民公伐之弗勝次於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而不能討魯之臣子枕戈待旦莫敢發者畏季氏威也君將求逞諸侯而徼福周公之廟奈何不伐臣故曰可神子魚曰周室東遷列國失序若聲罪加之以兵何君不可攻何國不可伐楚之視魯猶齊晉之視楚也魯可伐也楚能免焉臣故曰不可辟閭巫臣曰魯棄周禮唯強弱是視當齊肇伯衣裳之會九兵車之會四魯鮮不與

聞晉文率諸侯會于溫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亦僕僕而
往不遑寧處其蔑我楚國則曰是蓽路籃縷之國可與
行典禮乎楚國之民含怒曰久非特君也康王即世魯
公雖與二三大夫辱臨楚郊賓怵於勢非中誠也不伐
何以示遠臣故曰可子魚曰周公相王室尹天下於周
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
六族使帥其宗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法則周公即命
于周其德至今未泯也夫脩惠以懷人人誰弗親逞威

以上人人何能輯令以魯不我與而兵之以示遠其無乃非德惠也乎臣故曰不可辟閭巫臣曰受姓定封孰非懿親諸姬存者其可數也或明德之弗崇則弗足以存且臣聞之立德敷政立義和民德天之明也義地之制也君人者則天之明法地之制以洽和民人古之道也今魯之公室弱民罹荼毒若入烈火無所避之棄而不伐不亦左乎臣故曰可神子魚曰王靈雖微天下共主楚國固强終人臣也以君伐臣是謂布義以臣伐臣

是謂悖政四海弗靖職此之由君若以師宿於魯境東
諸侯告於天王使一介之使以讓君曰魯也弱諸臣畔
之致使其君越在草莽不能事宗廟諸姬竊憂之君為
大國不唯其難之靖而土地是圖或為執事羞天王命
我諸姬亦既有辭當以公徒三萬與君周旋於龜蒙之
墟君其圖焉不知君將何辭以對也臣故曰不可辟閭
丘臣曰天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自救
且不及況能綏我魯乎五侯九伯桓公實征之以臣伐

臣非一朝夕今楚之伯與齊代興我若討魯之罪東諸
侯震疊不暇其能有辭乎臣故曰可神子魚曰魯之為
國密邇於齊又甥舅也王室固多難魯之君子或藉齊
餘威以安靖之楚師進焉諸姬必合將為楚患是無故
勤諸侯也如或還也勞師千里康厥粮糧觸冒風露何
益於國乎故曰不可楚子曰巫臣之言良欲帥師東鬪
齊侯取鄆居昭公乃止君子曰春秋大夫類多能言而
履乎理者何其寡也季氏逐君諸侯莫不聞楚能告天

王致討桓文之功可繼也神子魚乃遏之巫臣不務出此乃凌蔑我王室惓惓以威遠為言二者胥失也楚之為楚其不競也宜哉

衛靈公問治國之要於蘧伯玉曰寡人之國不為小矣久而不治欲帥虎士以禦四封何如蘧伯玉曰可也非其要也遣使致聘以脩隣好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曰慎簡百僚毋曠厥官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曰杜閑女謁勿使行政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曰斥擯姦回崇厥

正士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曰闕其屏棄淫佞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曰懷保小民愛之如己尊之如天敬之如神綏之若子何如曰斯其至矣有民斯有國有國斯有君民者君之天也有之則君舍之則獨夫耳可不畏哉公曰善哉言乎君子曰蘧伯玉之言其有激哉君者主民民之從君猶水朝宗根古然也而曰民為君之天何耶天之生民使君主之不使虐之虐之非君也是則君為民立民亦重矣哉靈公能善言抑可謂賢也

已
趙成陽堪其宮火欲滅之無階可升使其子朐假於奔
水氏朐盛冠服委蛇而往既見奔水氏三揖而後升堂
默坐西楹間奔水氏命儐者設筵薦脯醢觴朐朐起執
爵啐酒且酬主人觴已奔水氏曰夫子辱臨敝廬必有
命我者敢問朐方白曰天降禍於我家欝攸是崇虐焰
方熾欲緣高沃之肘弗加翼徒望宮而號聞子有階可
登盍乞我奔水氏頫足曰子何其迂也子何其迂也飯

山逢彪必吐哺而逃濯溪見鰐必棄履而走宮火已焰乃子揖讓時耶急舁階從之至則宮已燼矣君子曰迂儒僨事往往類此是何可勝道人以經濟自負臨事之際或不知急緩以至覆亡亦何其謬哉

中山君嬖梁其生生蹇偓而推鄙盡國中無過者唯中山君宜之一朝不見輙若有所失語大夫旃曰梁其生其智人哉何為能安我也大夫旃曰心成憐白髮玄情弗怡艷色强從古然也中山君曰何哉大夫旃曰吾聞

癸比子翏之爲人乎子翏慎妃耦十年不遂恒欝欝離居曲逆有醜女眇左目疹瘢如叢珠且黑面羸曲逆人過而不睨醜女怒去從師學擊筑彈坎侯三年精其技又善爲北里之舞以惑人子翏一見大悅致厚幣聘以歸字曰玄姬朝筑焉莫坎侯焉嬖之甚子翏稍出游歸必熟視其面無不妍者反笑世人多一目云其友宛爰都憐之爲致趙女光艷皦皦照人世謂閭須白台不能似之子翏逐出曰何物醜類敢儕吾元姬所謂元姬其

君之智人與中山君笑曰大夫言過矣君子曰中山君之蔽一至此乎妍媸最易辨且不可况其他乎世道既汙以佞爲賢以正直爲憸邪者皆是也尚何暇中山君之笑哉

齊侯再伐山戎賔須無問曰聞君將有事山戎然乎非與公曰然何如曰以臣觀之可伐者五不可伐者一公驚曰何謂也曰謀夫孔多可伐者一也矛戟銛利旛幟精明可伐者二也既稟充牣餫饟弗絶無仰於隣可伐

者三也卒乘輯睦隊伍成列不戰則已戰無不克可伐者四也大而陳蔡宋衛小而邾鄧杞薛皆與國也奔號承令匍匐恐後可伐者五也以此言之止君勿行者惑也臣竊有私焉夫山戎蕞爾之邦也使誠有罪君亦既伐之矣奈何再乎爲土地耶海濱千里君悉有之何愛僻遠之野以廣君土疆爲人民耶衣冠劍舄充斥君之境土何愛魋結卉裳之俗以亂我邊陲為一戰可以定伯耶君已帖陳服鄭親魯而撲楚矣何假山戎今再帥

師徒使斯民肝腦潤草莽枯骨暴原野耳夫爭地以戰
殘民以逞非仁君也非仁君不足以霸諸侯此不可伐
一也齊侯曰大夫言固善山戎屢悖寡人奈何實須無
曰熊羆豺虎並家於山蛟鼉魚鱉俱穴於淵九夷百蠻
均宅於仁君務仁德之修獨不能容一山戎乎容之則
來庭伐之則叛去力不勝德故也君請改圖焉齊侯曰
大夫之言善止君子曰桓公賢君哉不然何聞義則服
如此也

秦有尊盧沙者善夸談居之不疑秦人笑之尊盧沙曰
勿子笑也吾將説楚以王國之術翩翩然南迨至楚境
上關吏縶之尊盧沙曰愼勿縶我我來爲楚王師關吏
送諸朝大夫賓舘之問曰先生不鄙夷敝邑不遠千里
將康我楚邦承顏色日淺未敢敷布腹心他不敢有請
姑聞師楚之意何如尊盧沙怒曰是非子所知大夫不
得其情進於上卿瑕瑕客之問之如大夫尊盧沙愈怒
欲辭去瑕恐獲罪於王亟言之王趣見未至使者四三

往及見長揖不拜呼楚王謂曰楚國東有吴越西有秦北有齊與晉皆虎視不瞑臣近道出晉郊聞晉約諸侯圖楚刑白牲列珠盤玉敦歃血以盟曰不禍楚國無相見也且投璧祭河欲渡王尚得奠枕而寢耶楚王起問計尊盧沙指天曰使尊盧沙為卿楚不強者有如日王曰然敢問何先尊盧沙曰是不可空言白也王曰然即命為卿居三月無異者已而晉侯帥諸侯之師至王恐甚召尊盧沙卻之尊盧沙瞠目視不對迫之言乃曰晉

師銳甚為王上計莫若割地與之平耳王怒因之三年

劓而縱之尊盧沙謂人曰吾今而後知夸談足以賈禍

終身不言欲言捫鼻即止君子曰戰國之時士多大言

無當蓋往往藉是以媒利祿尊盧沙亦其一人也使晉

兵不即至或可以少售其妄未久輒敗亦不幸矣哉歷

考往事矯虛以誑人未有令後者也然則尊盧沙之劓

非不幸也宜也

越人甲父史與公石師交甲父史能計弗決公石師善

決而計疏各合其長事無留行人兩而一心也因語相侵離去政輒敗客須奮泣諫二人曰君不聞海蟲有水母乎水母無目資蝦以行蝦亦資水母食兩不能無也水母姑寘之又不聞有瑣蛣乎腹蔵蟹飢則蟹出求食歸則瑣蛣飽否乃死蟹失所巢亦兩不能無也瑣蛣姑寘之又不聞夏屋有蟨鼠乎與邛邛岠虚比爲邛邛岠虚齧甘草即有難邛邛岠虚負而走亦兩不能無也蟨鼠姑寘之又不聞西域有共命之鳥乎枳首一體性多

妬飢則爭啄一俟其瞋飡毒草害之及下噬皆斃亦兩不能無也是皆山海蟲爾不足怪雖人亦有之北方有比肩之民迭食而迭望失一則死亦兩不能無也今二人甚類之其所異者彼以形此以事爾奈何離去奈何離去二人相顧曰微奮言吾等將愈敗雖然如初君子曰十二官各有所司必相資以成體况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何可自用哉客須奮可謂諷矣

楚師師伐晉晉人恐嚴甲兵以待楚入河陽退師未幾

又入如是者三晉侯疑朝羣臣問馬伯瑕對曰楚誘我也急宜毆弗毆必深入存亡不可期晉侯曰子計疎矣伯瑕恚曰君如弗納臣言臣終不能停隨君請先去之晉侯斥之問步毅步毅對曰楚非昔楚矣執政衆乖内嬖日盛曳綺縠而副玉珈者後宮千人旦謳莫酣惟日不足焉能及我問士渥濁士渥濁對曰毅言固當亦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楚西有秦難東諸侯則齊鄭魯衛枕戈待隙獨吾國有新喪未暇攻彼虞我兵起五國必

應之故先動相制耳不足慮也問范匄匄對曰如二大夫言問韓起韓起大笑絶纓晉侯變色曰大夫笑寡人乎起對曰老臣何敢笑君實笑鴈奴不知也晉侯曰何謂也曰具區之澤白鴈聚焉夜必擇栖恐人弋巳也設鴈奴環廵之人至則鳴羣鴈藉是以瞑澤人熟其故爇火照之鴈奴戞然鳴澤人遽沉其火羣鴈皆驚起視之無物也如斯者四三羣鴈以奴紿巳共啄之未幾澤人執火前鴈奴不敢鳴羣鴈方寐一網無遺者今楚師進

退三執火之謂也君可不少察之乎晉侯曰爭人不當如是哉於是大嚴守備楚子聞之曰勿謂晉無人不敢侵君子曰晉侯其善謀哉集衆人之慮必有一長者及韓起獻計楚人知悉其情遂退師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況士乎

宋剔成君自高視羣臣皆下有諫者輒拒曰爾欲上我耶毋不已也指所佩劍曰惧此乎皆怖汗而退欲造九成臺於雍立之郊恐羣臣言戒門者無納士納則死北

殷子且謂門者曰吾將見吾君門者沮之子且堅欲入且曰吾事君十年豈不知君臣所甚惡者諫耳吾不諫則已何沮也曰子既不諫欲入何為曰吾善為鷄戲將以悅君也門者入白剔成君君召至子且鼓肱為翼膠膠而長鳴鳴已急趨出氣甚暢君㤭之趣使還問曰子人耳乃效鷄鳴何也曰臣尊雞甚故效之曰何故尊之曰臣以堯舜之知或不如也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寡人聞非聖人者無法況方之異類乎曰臣焉敢非聖人

竊有疑也道蔽天地者堯德極萬世者舜皆古聖人也今謂其知不鷄若者誠過乎激然風雨晦冥能司晨不愆度者堯舜能之乎曰不能也堯舜雖大聖司晨必以雞乎曰固也曰君如知此奈何盡下羣臣無若雞者乎君喜曰羣臣無言及此者今乃始聞之寡人有過子宜力諫也曰君令臣諫臣不敢隱今賦急民單環四封皆强敵夙夜憂勤且懼不免況事游觀乎曰寡人不敢也曰君曰不敢而造九成之臺何也剔成君即日罷其役

君子曰日之行晝天下無不照月之行夜萬國無不明然日月之光有所不及者一燈之微足補其光此盖子且雞喻之説也

演連珠五十首 有序

連珠者肇興於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傅毅咸受詔作之其後陸士衡演之司空徒徐鉉晏殊宋庠等又從而效之然其為體不指説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俾覽者微悟深有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有足取者作演連珠五

十首

蓋聞忠臣徇國不惜於軀命烈士愛君竟忘其首領是以左轂之鳴車右伏劒越甲之至雍門刎頸

蓋聞鷹鸇巢林鳥雀為之不棲松栢在岡蒿艾為之不植是以君子居鄉憸壬草靣正士立朝奸雄斂迹

蓋聞志於貞節者浮名不足以累其真志於恬泊者好爵不可以亂其性是以子陵樂富春之耕干木辭於陵之聘

蓋聞天矩有定人謀莫移或順之而從吉或反之而致凶是以鶴頸固長截之則恐凫頸雖短續之則悲

蓋聞事貴審機行當寡尤大易慎辨早之戒春秋嚴謹始之謀微必馴於顯極鴻每事於纖求是以壁蟦一出潛魚盡怖霜鍾初動巢鳥咸憂

蓋聞龍升雲隨虎吼風興豐澤劍飛徠山東之冠履晉陽戈指集冀北之簪纓是以氣志胎契精神合并桑陰不從而大功立戎衣一御而四海平

蓋聞體微而勁者或足以交戕形麁而武者或失於見制小大每失於相形剛弱乃拘於所畏是以豺舌雖狭而有殺虎之能鼠牙雖尖而有害象之技

蓋聞資地以成恒麗形於名岳向陽而集唯藉飲於醴泉物以類而方聚德必均而可肩是以五色神芝昔瑩靈於朽壤九苞彩鳳咲嚇鼠之烏鳶

蓋聞外味不加則形氣日削内養有道則神明自腴苟譬諸物若契以符是以髀析一停摩牛即付中夷既涸

鱴刀成枯

蓋聞賞物在精取財有道毫髮異觀天淵殊造是以嶧陽之桐惟伯牙能知其良烏號之弓必由基方領其妙苟徒妄粥而暗投曷若藏音而收耀

蓋聞旭日纔升於上玄則沈霾斯屏疾霆或振於後土則魑魅潜驚何則大明足以著宣天德大威足以遹昭天聲是以兩觀之誅尼父與政三叔之亂姬旦東征

蓋聞殷商久旱有俻而無虞鄭國屢菑知警而弗復是

以陽德載乎氣化玄邈難知治忽繫乎人謀昭明可究

蓋聞人畜木難輕如尺布家蔵敝帚重若千金何權度之遽失斯沉痼之已深是以自珍而蔑人者不行於匹婦中虚而徇禮者可化於百壬

蓋聞青霞白鳳之文奚關治化金馬碧雞之辨頗類俳優良彌丈之喪質致末俗之效尤是以六藝之科法莫嚴於炎漢三緘其口銘式播於成周

蓋聞爭雄角勝者常貴於權謀伐罪弔民者必資於仁

義由王霸之或殊遂正偏之殞異是以湯武之師若日照而月臨桓文之兵如風飛而雷厲

蓋聞翔蠅飽偃涸之腴如甘芳餌艾猳處汙皴之窟若寢文茵緣局氣而不變廼反物而獨稱是以錮於陋習苦良易置同乎衰世妍醜奚分

蓋聞負道推公者欲舉善以同人挾智自私者恒患賢之壓己以其量之隘弘驗其人之藏否是以五弓之陵莫齊泰華之岡一蹄之涔難娩滄溟之水

蓋聞神祕啓聖龍圖出河生卦爻之叅錯見陰陽之盪摩宏叅玄化丕叶大和是以梏於讖緯者誣絺繡於輕縞銖於術數者量瀛海以玄蠡

蓋聞大鈞司播何奇不有通神廣攬厥識惟貞若限一已之陋將失百物之情是以南徼流泉人飲之而化蟒西戎羊角土種之以成形

蓋聞九聖有作懸中天之兩曜七經垂訓燭萬古之重冥移擿埴以索塗咸履榘而蹈繩是以采章文物因茲

而昭煥禮義廉恥藉是以脩明

盖聞有感斯應無闇弗章或聲音之相召或物我之兩忘是以瓠巴援琴而鼓則游魚出聽曾子倚山而嘯則飛鳥下翔

盖聞寰宇至博當百工共理廟社至重非一士可圖是以尺薪不能温鑊水寸氷不足寒庖厨

盖聞哲士窮機必售其所嗜純臣强識必揆其所當是以文繡雖華犬冐之而棄去毛嬙雖美魚見之而深藏

蓋聞正色在廷固資於謇諤婉容而諫尤貴於優柔盛怒無逆鱗之批易志有觧頤之休是以叔向善辭故不殺搏鷃之豎晏嬰能諷故卒出斬竹之囚

蓋聞士必因其才則可以致使器必稱夫用則可以致享若反是道將毀于成是以泗濱之梓不能以為篴雲夢之竹不足以為筝

蓋聞善事國者不以私廢公善為臣者不以怨棄義是以觧狐之引伯柳上黨則安舅犯之舉子羔西河則治

蓋聞地隨天偏氣因方異既爽中和則流隱厞是以由首之山魯雪常凝壽麻之國大暑倍熾

蓋聞志或不持亂靡有定甘於遂欲如染餳飴之咼溢於從善如蹈刀鋸之穽是以善妬者弗服秦寶之木善淫者不厭大倉之令

蓋聞玄黃載析品象攸凝兆人文以宣其用乂粒食以遂其生是以魚游羣嫣而録圖至天雨嘉粟而帝農耕

蓋聞天兆既朕神符有尚叶二儀之絪緼含三辰之融

盇有開必先揆理無妄是以赤龍感河而堯生白氣貫
月而湯降
蓋聞處平則通行危則蹇厥志弗回斯力乃行是以魚
升龍門難於拾級車上泰行難於薄險
蓋聞是非易軌白黑倒置勢有不一時隨所值是以齊
女雖鹽反以醜聞秦士雖賤卒以貴遇
蓋聞唯氣應時其則弗爽唯神體物其用乃周是以槖
籥順虛而鼓動關鍵乘時而啓抽故人心或變壯士歌

而怨夫哭物化有定秦女悲而秋士憂

蓋聞善言物情者否固有泰能察人理者詘或弗信是以道不濟而戎夷寒死志不行而東郭長貧

蓋聞形采未彰者竟忘其寂陋事功未白者誰察其隆高是以翳餙自矜臨淄水始知其醜威稜素歛破昆陽始知其豪

蓋聞事貴適用物宜近觀或滯恒而習變終背易而由艱是故寒者不貪雙璧而思短褐飢者不願千金而美

一飡

蓋聞九五飛龍三靈叶瑞大德有貞至神攸馭是以帝堯即政景星出翼成湯臨寓飛煌扶馭

蓋聞惟皇建極爲世彝制變鹿豕之俗則竭力以行道出魚鱉之民則忘身而徇世是以通河漢者首無髮而股無毛贊天地者心有經而脊有緯

蓋聞民既大安則樂世如砥策能戡亂則目牛無全是以勺酒鬱搖勢在克殷之後甲兵未動勝居服夏之先

蓋聞中心弗妄大信孚如驗千里之違應在片言之是非是以史佚正辭以實桐葉之戲晏子佯對而發海棗之疑

蓋聞葆熙石竇任運陵局左闔右開以攬二儀之秘仰觀俯察以盡萬品之情何則行廢安於否泰動靜適乎屯亨是以虞舜大聖猶禮於支父神禹至治猶優於闕

蓋聞一饋七起者文后之急士一沐三握者姬旦之下

賢是以庶績用乂靈既斯甄故自長而短人者國必仆賢已而愚人者身必顛

蓋聞天人協合上下盤魄參神運之廻旋資氣化於冲漠是以君致尊而制命則日月貞明臣守卑而介道則雨暘時若

蓋聞崇庳別方鴻瑣殊器其性有差其量則異是以鰕蟹之朋莫希雲龍之軌燕雀之儔難知鴻鵠之志

蓋聞明聖有作問道無方之具茨而事大隗適東岱以

奉中黄是以下綏定于黎庶上燮和于隂陽故冲默之德蟠乎無際淵微之應覃乎無疆

蓋聞善行興邦嘉言作則法縁之以草奸人依之而建德是以聞一言之當如得萬人之兵獲一士之賢如得千乘之國

蓋聞擇食者在驗其醇醨觀人者在察其衰良是以烏啄雖可充腸茹之則身殲憸邪雖可任事用之則國亡

蓋聞昭懸景於天則暴威不作鼓飛廉之氣則柔慝自

退是以白日揚光雷車避蔵祥飈鼓籟玄雲掩𢁉

蓋聞淡顏飩舌不合於汙世戇憨楫癡𡶋取憎於流俗寀采緑於澗阿肯逐軌於朝曲是以擇林而遁者甘西山之餓知命不憂者免窮途之哭

蓋聞至道玄妙非氣象可局靈化潛融非軌轍可制若魚兎之已得則筌蹄之可離是以協三才而貫十端宰一心而統萬彙

寓言五首

齊桓公因過葵丘葵丘人掘地得鐵劍以上戹於土蝕甚桓公力耆之命左右礪以峉砥沃以鳥膏雖日切劇下上而鱗然若痏痂者猶故也持以示隰朋隰朋曰是謂太白之精西方之英北斗上布中烱外空不用則已用不留行是蓋諸侯之神物也復示開方開方曰隰朋之言良是昔我太公嘗得寶劍于渭之陽名曰龍光命太史占之其繇有曰金以至剛象以武功大啓爾封東海之邦歷年八百乃終迄今卒受國于齊君之所獲與

太公無異是殆天欲昌齊伯業乎昌之必自葵丘始管夷吾不言而出桓公召而問曰寡人得寶劍左右皆吾譽子獨無一言何也夷吾曰君闇而臣佞臣尚何言桓公曰何故夷吾曰君勢隆則諂諛日至諂諛日至則危亡之道也彼隰朋開方者豈不知三尺枯鐵治鍛之家皆有之今敢而欺于君是君有重埶以臨之也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者果何為哉桓公足地曰微汝言寡人不及此埶之所至可畏哉

晉景朝出見飯牛者且行且歌意軒軒若自得命韓厥呼而問之女衣纔至骭曾無衮繡之華出牧於野曾無文軒之載女果何樂而行歌若是也飯牛者曰此吾所以樂也吾豈欲異於人哉顧衮繡之榮適以因吾身文軒之美適以械吾體故絕去而弗求也吾豈欲異於人哉人過百齡其速若一日耳舞而婆娑行而浩歌寤而[illegible][illegible]寐而魚魚以此優游卒歲不亦安乎生殺之柄弗累於手安危之機弗繫於心朝夕所慮者牛之飢得青

芻一束則吾事濟矣不亦足乎既安且足其視列車千乘積粟萬鍾皆外物也泊然與化俱冥矣不亦達乎有此三者而欲持以易彼非惑歟韓厥曰女自謀則善矣如蒼生何飯牛者不荅哂去

衛人有齊丘生者年五十生一子愛之食寢非子在側弗安弗飽偶渡河溺死齊丘像其貌而哭甚哀其友子人丙曉之曰魯人有愛狻猊者狻猊産徼而中國不可得乃使人貌之而日視之終不得一見之爾之所哀得

無類是乎齊丘聞之愈悲子人丙之兄駡曰爾惡識死生之變哉宜乎不爾聽而愈悲也乃走告齊丘曰太虛之門氣有屈信生生死死一耳爾容何力哉古之達人委之順之由之全之不逆命不沮化不祈内福不辟外𣧑不知天之爲人人之爲天也且爾之死生亦縱浪大化中未知津涯尚何暇恤爾之子哉齊丘收泣謝曰喻之矣

商於子家貧無犢以耕乃豢一大豕駕之而東大豕不

肯就軛既就復觧終日不能破一畦甯毋先生過而尤之曰子過矣耕當以牛以其力之鉅能起塊也蹄之堅能蹈淖也豕縱大安能耕邪商於子怒而弗應甯毋先生曰詩不云乎乃造其曹執豕於牢言將以為殺今子以之代耕不幾顛之倒之乎吾憫而詔子子乃反怒而弗荅何也商於子曰子以予顛之倒之予亦以子倒之顛之吾豈不知服田必以牛亦猶牧吾民者必以賢不以牛雖不得田其害小不以賢則天下受禍其害大子

何不以尤我者尤牧民者耶甯毋先生顧謂弟子曰是蓋有激者也

雍丘有北宫殖操舟捕魚蚌自給夜宿河濵忽獲夜光之珠明照百歩外雍丘之人以北宫殖得竒寳也爭剌羊豕往賀之曰自若居雍丘出則操舟入則舍舟其衣罔罔爾其食邑邑爾宋人之窶者未有過於若也若今一旦得竒寳竒寳者世之所珎何欲不饜哉宋大夫聞之亦往賀曰宋君欲求照乘之珠十枚既有其九環宋

國之疆而詔之無有應者不意若得之河濵也若當襲以阿錫貯以寶櫝吾挈若西獻之貴與富弗須口也北宮殖將行其父始還自秦北宮殖具以告其父哭曰子居雍丘十世矣安於一舟今以是珠獻必致貴富貴富則驕驕則暴暴則亂亂則危危則大壞而後已求如今日操舟尚可得耶吾安用是為也吾安用是為也碎之

蘿山雜言 有序

濂自居青蘿山山深無來者輒日玩天人之理久之似

覺粗有所得作蘿山雜言

君子之道與天地並運與日月並明與四時並行冲然若虛淵然若潛渾然若無隅凝然若弗移充然若不可以形拘測之而弗知用之而弗窮唯其弗知是以極微唯其弗窮是以有終

至虛至靈者心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探之不見其所廬一或觸焉繽繽乎萃也炎炎乎爇也莽莽乎馳弗息也苟不以畏爲君而欲戀之勒之檢之柙之苞之涵之是

猶教猱學禮也不亦左乎

子不見嬰兒乎目不留采色故明全耳不留音聲故聰全舌不留苦甘故味全君子則之養其聰晦其明忘其味是之謂通原通原則幾乎聖人不用則已用則為天下獨

六經皆故迹新入之機不同其機確確其履濯濯其機采采其履昧昧甚哉其機也人以文視經斯繆已善察機者其以質視經乎

綿絲棼棼乃政之分純純謐謐乃政之一是故聖人馴而弗擾靖而弗逸明而弗察�而弗煩弗擾故民舒弗逸故民寧弗察故民寬弗煩故民裕四者有失則天下受其害

守正莫過於一一故弗貳弗貳則明明則神神則無不通天下之能事畢矣是故聖人之學貴一

天下一物也譬之千鈞烏獲能舉之力不獲若則或壓焉或憒焉甚可畏也然則舉天下有要乎曰有德以懐

之刑以威之

陰陽相摩晝夜相環善惡相形梟鳳相峙梁𦾔相茂勢也亦理也君子欲盡絶小人得乎哉

鳥之羽者兩其足獸之角者去其齒天地生物尚有不能而况衆人乎故曰功有所不全力有所不任才有所不足

行遇及者必避食逢鴆者必舍懼害已也麗色藏劍厚味腊毒則弗之察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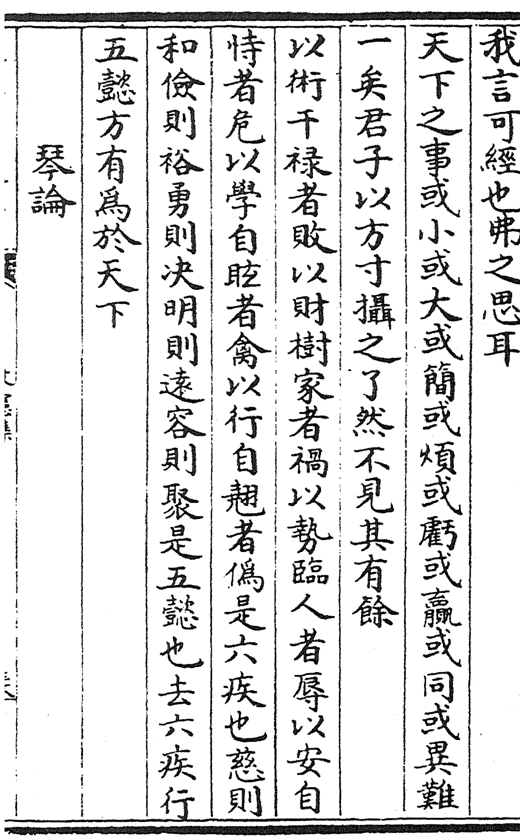
鷄司晨犬警夜雖堯舜不能廢人有棄小善而弗采者非道哉以文徼名名必隳以貨徇身身必亡隳故無成亡因有爭唯君子知名不可徼身不可徇是謂守素守素則治治乃昭昭乃純純乃誠內修不暇奚事外欲皦皦兮不緇容容兮不知其所窮如擁鑑如持衡隨美惡輕重而應焉其君子之心也哉天無言而生殺遂伸子則榮屈子則悴亦何容力哉故君子與天合德不察察以自恃乎不默默以求全乎不赫赫以鶩翔乎

不縮縮以雉伏乎能純一乎能絶外誘乎能山立而海受乎如是者謂之近道

彼因氣强吾以義剛彼因氣弱吾以仁柔剛柔强弱之間不容一髮知者行之是謂得天不肖者悖之是謂失天

人有奔走而求首者或告之曰爾首不亡也指以示之泠然而悟學者之於道亦然

世求聖人於人求聖人之道於經斯遠已我可聖人也



我言可經也弗之思耳
天下之事或小或大或簡或煩或虧或贏或同或異難
一矣君子以方寸攝之了然不見其有餘
以術干祿者敗以財樹家者禍以勢臨人者辱以安自
恃者危以學自眩者禽以行自翹者僞是六疾也慈則
和儉則裕勇則決明則遠容則聚是五懿也去六疾行
五懿方有爲於天下

琴論

客有爲予言楚越之交恒多山山民齊氏者不識琴問人曰何謂琴或告之曰琴之爲制廣前狹後圓上方下嶽首而越底被之以絲則鏗鏗然泠泠然可聽也齊悅曰是知琴也一日適通都大邑見負筑來者亟趍視之驚曰是不類廣前狹後圓上方下者邪反側視之良久又曰是不類嶽首而越底者邪以指橫度之則亦有聲出絲間復曰是又不類鏗鏗泠泠之可聽者邪遂力致其人而歸師之三年晝夜不輟自以爲盡其技也鄉之

告者偶過焉聞其聲輒瞿然曰子習者筑也非琴也不然何若是嘈雜滛哇也因出琴鼓一再行齊民聞之蹙頞曰子紿我矣子紿我矣澹乎若太羹玄酒樸乎若蕢桴土鼓不足樂也予所嗜者異乎是若鸞鳳之鳴若笙簫之間作若燕趙美人之善謳吾不知子琴之爲筑吾筑之爲琴也請終樂之嗟夫琴之爲器人所易識山民乃以筑當之則夫誤指鄉愿爲君子自愛之而不知厭者尚何恠乎感斯言作琴論

諭頑

陶尚書中立為余言臨海林甲一門皆疫死甲獨治喪暨甲歿無人藏其屍家犬奔號里巷若狂已而羣犬翕集銜甲衣曳至西郊跑土成坎薶焉坎淺不能容又復曳出如是者四三始瘗土覆之而去新昌黄琛甫有牝犬為邏卒所食棄骨屏處其子銜之瘞諸野予聞撫髀太息每舉諭諸人人輒笑予誕且謂古無是事昔譙縣崔仲文畜犬會嵇石和以丁奴易之不從和殺仲文奪

其犬犬齧和守仲文屍爪浮土掩之尋棄和衣詐官和伏誅此晉義熈中事也冀州石玄度犬毋育一子愛之甚玄度烹子唉之毋候骨投地斂寘一窟移瘞於桑間日夕向桑嘷逾月乃止此宋元徽中事也謂古無是事者過矣夫犬能禦盜齕姦觧難報恩傳記所載者然也又寧止此二事乎人若不自重物理有可徵者亦弗之信反指予為誕予故書此示之人心尚存其亦有所感夫

孔子生卒歲月辯

或有問於濂者曰孔子之生傳記所載歲月不同公羊氏云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氏之說年之與日同於公羊而謂冬十月孔子生則與公羊實差一月月固差矣至賈逵注二十一年經云此年仲尼生昭公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仲尼時年三十五則皆以孔子為二十一年生也司馬遷著孔子世家云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則與公羊穀梁實差

一歲日則雖與公羊同而月復與穀梁異杜預主司馬遷以注左氏傳謂二十二年生司馬貞主穀梁公羊以證史記謂二十一年生遷誤爲二十二年者盖以周正十一月屬之明年也孔若古主公羊穀梁謂為不易之論胡舜陟主司馬遷謂如穀梁公羊所書則孔子出處之年與經史諸子皆不合孔宗翰亦主司馬遷羅泌之議略與宗翰同洪興祖主穀梁而謂周改月十月二十一日庚子即夏之八月二十一日馮去疾見傳記異

辭則造為調人之言曰襄公二十年實己酉之歲也是歲八月置閏以歴法積之則大雪節當在十月十七日或十八日是為十一月朔氣又三四日方爲庚子是孔子之生已在十一月之節矣既在十一月則是二十二年庚戌歲首無疑公羊書為十一月似誤而非誤也司遷書為二十二年而又謂孔子之年七十三以卒亦未甞誤也穀梁於年於月皆據實而書公羊於年亦據實而書於月則以節書謂有日可以表見也司馬遷於

年則以節書三者皆非誤也若是衆言之不齊何如濂應之曰公羊穀梁二氏傳經之家也傳經之家當有講師以次相授且去孔子時又爲甚近其言必有據依司馬遷固良史則後於穀梁公羊者也吾則無徵乎爾孔子所生之年吾當從公羊氏穀梁氏然以春秋長歷考之二十一年己酉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在十月之二十一日孔子所生之月吾當從穀梁氏注家謂己酉爲己卯卯酉之文相近故誤書也曰孔子周流諸國之年

世家所紀多可攷宋之大儒或取之若如子言無不遲
一歲者遷尚不足信乎曰衛靈公之時孔子適衛又適
陳匡人以爲陽虎而拘之世家謂孔子使從者爲甯武
子臣於衛然後得去按武子仕於成公之朝至穆公末
武子之子相巳與孫良夫將兵侵齊則武子年當耄矣
復歴定獻二公凡三十七年至靈公三十八年而孔子
至衛使武子猶在其年將一百五十有餘歲矣武子之
事然也孔子之年乃獨可信乎非惟此也孔子去魯世

家謂定十四年年表則又謂爲十二年以年表爲是則世家爲非以世家爲是則年表爲非一書之中自相矛盾若此他蓋不足深論皇王大紀曰遷載孔子言行不得其真者尤多言行且爾而况於年乎曰洪興祖謂周之十月即夏之八月者然乎曰非也三代雖異建而月則未嘗改也殷嘗建丑矣書則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漢嘗建亥矣史則曰元年冬十月舉前後以例之則周制可知孔子作春秋行夏之時爲萬世法不過截子丑二

月於前歲之終耳月固不之改也否則春入於夏夏入於秋錯亂而不成歲矣曰馮去疾謂十月庚子在大雪後即爲十一月者可乎曰亦非也世之星史歴生以六物占人休祥當氣會之交固有生於己酉而以庚戌歲推之者孰云吾儒乃有是耶此野人之語舍之勿以汙齒牙可也曰孔子之生予既得聞命矣其卒之時亦有一定之説乎曰左氏云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司馬遷遵之諸儒又從而遵之理之所在孰得而

違之故孔子所卒之年吾當從左氏然十六年乃壬戌之歲也是歲四月戊申朔有乙丑而無己丑己丑乃在五月之十二日己與乙文亦相近故誤書也所謂乙丑則四月十八日謂當夏正二月十八日者非也謂十六年爲辛酉己丑日爲戊戌者亦非也自壬戌歲上遡己酉孔子之年乃七十四謂七十三者尤非也曰近代王應麟博極羣書者也頗致疑於是而謂今不可考矣子乃質言之何耶曰衆言紛淆者當折衷以經經無明載

當索之於傳索之於傳不猶愈於史乎謂今不可考者過矣曰子之言辯則辯矣夏周二正千古難決之疑也何言之若易易耶曰是非爾所知也雖罄徂徠之松以爲煤盡剡溪之藤以為楮未能竭吾喙也他日當為受春秋者詳焉

諸子辯

諸子辯者何辯諸子也通謂之諸子何周秦以來作者不一姓也作者不一姓而其立言何人人殊也先王之

世道術咸出於一軌此其人人殊何各奮私知而或盭大道也由或盭大道也其書雖亡世復有依倣而托之者也然則子將奈何辭而辯之也曷爲辯之解惑也

鬻子一卷楚鬻熊撰熊爲周文王師封爲楚祖著書二十二篇盖子書之始也藝文志屬之道家而小說家又別出十九卷今世所傳者出祖無擇所葴止十四篇崇文總目謂其八篇已亡信矣其文質其義弘實爲古書無疑第年代久邈篇章舛錯而經漢儒補綴之手要不

得爲完書黄氏疑爲戰國處士所託則非也序稱熊見文王時年已九十其書頗及三監曲阜時事葢非熊自著或者其徒名政者之所記歟不然何有稱昔者文王有問於鬻子云

管子二十四卷齊大夫管夷吾撰夷吾字仲其書經劉向所定凡九十六篇今亡十篇自牧民至幼官圖九篇爲經言五輔至兵法八篇爲外言大匡至戒九篇爲内言地圖至九變十八篇爲短語任法至内業五篇爲區

言封禪至問覇十三篇爲雜篇牧民解至明法解五篇爲管子解臣乘馬至輕重庚十九篇爲管子輕重予家又亡言昭修身問覇牧民解輕重庚五篇止八十一篇題云唐司空房玄齡注或云非也尹知章注是書非仲自著也其中有絶似曲禮者有近似老莊者有論伯術而極精微者或小智自私而其言至卑汙者疑戰國時人采掇仲之言行附以他書成之不然毛嬙西施吳王好劍威公之死五公子之亂事皆出仲後不應豫載之

也朱子謂仲任齊國之政又有三歸之溺奚暇著書其說是矣先儒之是仲者稱其謹政令通商賈均力役盡地利既爲富强又頗以禮義廉耻化其國俗如心術白心之篇亦嘗側聞正心誠意之道其能一匡天下致君爲五伯之盛宜矣其非仲者謂先王之制其盛極於周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文武成康周公之所以制周者非一人之力一日之勤經營之難積累之素況又有出於唐虞夏商之舊者矣及其衰也而仲悉壞之何仲之不

仁也嗚呼非之者固失而是之者亦未為得也何也仲之任術立伯假義濟欲縱能致富强而汲汲功利禮義俱喪其果有聞正心誠意之道乎周自平王東遷諸侯僭王大夫僭諸侯文武成康周公之法一切盡壞列國盡然非止仲一人而已也然則仲何如人曰人也功首而罪魁者也曰齊之申韓鞅斯之列亦有間乎曰申韓鞅斯刻矣而仲不至是也原其作俑之意仲亦烏得無罪焉薄乎云爾

晏子十二卷出於齊大夫晏嬰漢志八篇但曰晏子隋唐七卷始號晏子春秋與今書卷數不同崇文總目謂其書已亡世所傳者盖後人采嬰行事而成故柳宗元謂墨氏之徒有齊人者為之非嬰所自著誠哉是言也

老子二卷道經德經各一凡八十一章五千七百四十八言周柱下史李耳撰耳字伯陽一字聃聃耳漫無輪也或稱周平王四十二年以其書授關尹喜今按平王四十九年入春秋實魯隱公之元年孔子則生於襄公

二十二年自入春秋下距孔子之生已一百七十二年老聃孔子所嘗問禮者何其壽歟豈史記所言老子百有六十餘歲及或言二百餘歲者果可信歟聃書所言大抵斂守退藏不爲物先而壹返於自然由其所該者甚廣故後世多尊之行之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道家祖之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神仙家祖之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

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兵家祖之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鋭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莊列祖之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申韓祖之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張良祖之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曹參祖之聃亦豪傑士哉傷其本

之未正而末流之弊至貽士君子有虛玄長而晉室亂之言雖聃立言之時亦不自知其禍若斯之慘也嗚呼此姑置之道家宗黄老黄帝書已不傳而老聃亦僅有此五千言爲其徒者乃棄而不習反依傚釋氏經教以成書開元所列三洞瓊綱固多亡缺而祥符寳文統傳所記若大洞真若靈寳洞玄若太上洞神若太真若太平若太清若正一諸部總四千三百五十九卷又多雜以符呪法籙丹藥方技之屬皆老氏所不道米巫祭酒

之流猶自號諸人曰吾盖道家吾盖道家云
文子十二卷老子弟子所撰不知氏名徐廣曰名鈃李
暹曰姓辛葵丘濮上人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裴駰曰
計然姓辛字文子其先晉國公子也孟康曰姓計名然
越臣也蔡謨曰計然者范蠡所著書篇名非人也謂之
計然者所計而然也顏師古曰蔡說謬矣古今人表計
然列在第四等計然一名計研吳越春秋及越絶書並
作計倪倪與研然三音皆相近故訛耳由是觀之諸說

固辯矣然是書非計然之所著也予嘗考其言壹祖老聃大槩道德經之義疏爾所謂體道者不怒不喜其坐無慮寢而不夢見物而名事至而應即載營魄抱一專氣致柔滌除玄覽也所謂上士先避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故聖人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心於已成之内是以禍患無由至非譽不能塵垢即知白守黑知雄守雌知榮守辱之義也所謂静則同虚則通至德無為萬物皆容即道常無爲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

萬物將自化也所謂道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幽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即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也其他可以類推蓋老子之言宏而博故是書雜以黃老名法儒墨之言以明之每恠其駁且雜也計然與范蠡言皆權謀術數具載於書絶與此異予固知非著是書者也黃氏屢發其偽以為唐徐靈府作亦不然也其始丈姓之人祖老聃而托之者歟抑因裴氏姓辛字文子之

說誤指爲范子計然十五卷者歟

關尹子一卷周關令尹喜所撰喜與老聃同時著書九篇頗見之漢志自後諸史無及之者意其亡已久矣今所傳者以一字二柱三極四符五鑑六匕七釜八籌九藥爲名盖徐蔵子禮得於永嘉孫定未知定又果從何而得也前有劉向序稱盖公授曹參參薨書葬孝武帝時有方士來上淮南王安秘而不出向夕德治淮南王事得之文既與向不類事亦無據疑即定之所為也間

讀其書多法釋氏及神仙方技家而藉吾儒言文之如變識為智一息得道嬰兒奼女金樓絳宫青蛟白虎寶鼎紅爐誦呪土偶之類聃之時無是言也其爲假託蓋無疑者或妄謂二家之説實祖於此過矣然其文雖峻潔亦頗流於巧刻而宋象先之徒乃復尊信如經其亦妄人哉

亢倉子五卷凡九篇相傳周庚桑楚撰予初苦求之不得及得之終夜疾讀讀畢嘆曰是偽書也勦老莊文列

及諸家言而成之也其言曰危代以文章取士則剪巧綺濫益至而正雅典實益蔵夫文章取士近代之制戰國之時無有也其中又以人易民以代易世世民太宗諱也僞之者其唐士乎予猶存疑而未决也後讀他書果謂天寳初詔號亢桑子爲洞靈真經求之不獲襄陽處士王士元采諸子文義類者撰而獻之其説頗與予所見合復取讀之益見其言詞不類因棄去不復省農道一篇雖可讀古農家書具有之或者謂可孤行吾亦

不知其為何說也

鄧析子二卷鄭人鄧析撰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之世數難子產之法子產卒後二十一年駟歂為政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夫析之學兼名法家者也其言天於民無厚君於民無厚父於子無厚兄於弟無厚刻矣夫民非天弗生非君弗養非父弗親非兄弗友而謂之無厚可乎所謂不能屏勃厲全天折執穿窬詐偽誅之堯舜位為天子而丹朱商均為布衣周公誅管蔡

豈誠得已哉非常也變也析之所言如此真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恠說者哉其被誅戮宜也非不幸也

鶡冠子楚人撰不知姓名嘗居深山以鶡羽爲冠著書四卷因以名之其書述三十變通古今治亂之道而王鈇篇所載楚制為詳立言雖過乎嚴要亦有激而云也周氏譏其以處士妄論王政固不可哉第其書晦澁而後人又雜以鄙淺言讀者往往厭之不復詳究其義所謂天用四時地用五行天子執一以守中央此亦黃老

家之至言使其人遇時其成功必如韓愈所云黄氏又謂韓愈猶取二語之外餘無留良者亦非知言也士之好妄論人也如是哉陸佃觧本十九篇與晁氏削去前後五卷者合子家所藏但十五篇云

子華子十卷程本撰本字子華晉人曰魏人者非也藝文志不載子嘗考其書有云秦襄公方啓西戎子華子觀政於秦又稽莊周所載子華子事則云見韓昭僖侯夫秦襄公之卒在春秋前而昭僖之事在春秋後前後

相去二百餘年子華子何其壽也其不可知者一孔子家語言孔子遭齊程子于郯程子盖齊人今子華子自謂程之宗君受封於周後十一世國并於温程本商季文王之所宅在西周當爲畿内小國温者周司寇蘇忿生之所封周襄王舉河内温原以賜晉文公温固晉邑也孰謂西周之程而顧併於河内之温乎地之遠邇亦在可疑其不可知者二後序稱子華子爲鬼谷子師鬼谷戰國縱横家也今書絶不似之乃反類道家言又頗

勸浮屠老子莊周列禦寇孟子荀卿黄帝内經春秋外傳司馬遷班固等書而成其不可知者三劉向校定諸書咸有序皆淵慤明整而此文獨不類其不可知者四以此觀之其為偽書無疑或傳王銍性之姚寛令威多作贋書而此恐出其手理或然也然其文辭極舂容而議論煥發略無窘澁之態故尤善惑人人溺文者孰覺其偽哉

列子八卷凡二十篇鄭人列禦寇撰劉向校定八篇謂

禦冠與鄭繆公同時柳宗元云鄭繆公在孔子前幾百載禦冠書言鄭殺其相駟子陽則鄭繻公二十四年當魯穆公之十年向盖因魯穆公而誤為鄭爾其說要為有據高氏以其書多寓言而并其人疑之所謂禦冠者有如鴻蒙列缺之屬誤矣書本黄老言決非禦冠所自著必後人會粹而成者中載孔穿魏公子牟及西方聖人之事皆出禦冠後天瑞黄帝二篇雖多設辭而其離形去智泊然虚無飄然與大化游實道家之要言至於

楊朱力命則爲我之意多疑即古楊朱書其末亡者勦附於此禦冦先莊周周著書多取其説若書事簡勁宏妙則似勝於周間嘗熟讀其書又與浮屠言合所謂内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弗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非大乘圓行説乎鯢旋之潘（合作番）為淵止水之潘為淵流水之潘為淵濫水之潘為淵沃水之潘為淵氿水之潘為淵雍水之潘為淵汧水之潘為淵肥水之潘為淵非脩習教觀説

乎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
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
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
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以
學幻非幻化生滅說乎厥昭生乎濕醯雞生乎酒羊奚
比乎不笱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久
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非輪回不息說乎人
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非寂

滅為樂說乎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非圓覺四大說乎中國之與西竺相去一二萬里而其說若合符節何也豈其得於心者亦有同然歟近世大儒謂華梵譯師皆竊莊列之精微以文西域之卑陋者恐未為至論也

曾子孔子弟子魯人曾參所撰也漢志云十八篇唐志云二卷今世所傳自脩身至天圓凡十篇分為二卷與唐志合視漢則亡八篇矣其書已備見大戴禮中子取

而讀之何其明白皎潔若列星之麗天也又何其敷腴諄篤若萬卉之含澤也傳有之有德者必有言信哉七十而從心進學之序七十免過勉人之辭其立言迥然不同也周氏不察而譏之過矣君子愛日誨學者也一日三省自治功也語有詳畧事有不同也高氏以辭費誚之亦何可哉或謂大孝篇有及樂正子春事固出後人所輯而非曾子所自著則庶幾也

言子三卷言子名偃字子游吳人近新昌王爚裒論語

書所載問答而爲此書不知者直謂爲偃所自著蓋非也大抵古書之存於今者多出於後人之手如孔子家語謂爲孔安國所録壁中之文往往多鈔左傳禮記諸書特稍異其辭耳善讀者固不敢與之世傳賈誼新書謂誼所作亦不過因過秦論弔湘賦而雜以漢書中語足之似非誼本書也此猶有所附麗而然古三墳書亡已久宋毛漸特出之山墳則言君臣民物陰陽兵家謂之連山氣墳則言歸藏生動長育止殺謂之歸藏形墳

則言天地日月山川雲氣謂之乾坤與先儒所言三易大異陰符古無是書唐李筌特出之以為黄帝所作皆取兵家譎誕不經語而文以奇澁之辭又妄説太公范蠡鬼谷張良諸葛亮等訓註皆鑿空扇虚以惑世尤使人驚愕不止是果何爲者哉予讀言子之書於是乎有感

子思子七卷亦後人綴緝而成非子思之所自著也中載孟子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子曰先利之軻曰君子

之告民者亦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子思子曰仁義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為詐此為不利大矣他日孟子告魏侯罃以仁義盖深得子思子之本旨或者不察乃遽謂其言若相反者何耶

慎子一卷慎到撰到趙人見於史記列傳中與館閣書目乃曰瀏陽人瀏陽在今潭州吳時始置縣與趙南北了不相涉也誤也漢志云四十二篇唐志云十卷不言篇數崇文總目言三十七篇今所存者唯威德因循民

雜德立君人五篇耳威德篇曰立天子以爲天下非立天下以為天子也立國君以爲國非立國以爲君也立官長以爲官非立官以爲官長也民雜篇曰大君者太上也兼畜下者也下之所能不同而皆上之用也是以大君因民之能爲資盡包而畜之無取去焉君人篇曰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則誅賞予奪從君心出矣然則受賞者雖當望多無窮受罰者雖當望輕無已皆純簡明易類非刑名家所可及到亦稷下能言士哉莊周荀

鄉稱之一則曰慎到二則曰慎到雖其術不同亦有以也

莊子十卷戰國時蒙人漆園吏莊周撰内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總三十三篇其書本老子其學無所不窺其文辭汪洋凌厲若乘日月騎風雲下上星辰而莫測其所之誠有未易及者然所見過高雖聖帝經天緯地之大業曾不滿其一哂盖彷彿所謂古之狂者惜其與孟夫子同時不一見而聞孔子之大道苟聞之則其損

過就中豈在孟子下哉嗚呼周不足語此也孔子百代之標準周何人敢掊擊之又從而狎侮之自古著書之士雖甚無顧忌亦不至是也周縱曰見孟子能幡然改轍乎不幸其書盛傳世之樂放肆而憚拘檢者莫不指周以藉口遂至禮義陵遲彝倫斁敗卒蹈人之家國不亦悲夫金李純甫亦能言之士著嗚道集説以孔孟老莊同稱為聖人則其沉溺之習至今猶未息也異說之惑人也深矣夫盜跖漁父讓王説劍諸篇不類前後文

疑後人所勦入晁氏謂孔子没道術散老子始著書周起而羽翼之老子著書在孔未没之先

墨子三卷戰國時宋大夫墨翟撰上卷親士脩身所染法儀七患辭過三辯七篇號曰經中卷尚賢三篇下卷尚同三篇皆號曰論共十三篇考之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則六十一篇已亡節用節葬明鬼非樂非儒等十篇比今書則又亡多矣墨者強本節用之術也予嘗愛其聖王作為宮室便於主不以為觀樂之言又嘗愛

其聖人為衣服適身體和肌膚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之言又甞愛其飲食增氣充虛强體適腹之言墨子其甚儉者哉卑宮室菲飲食惡衣服大禹之薄於自奉者孔子亦曰奢則不遜儉則固然則儉固孔子之所不棄哉或曰如子之言則翟在所取而孟子辭而闢之何也曰本二

鬼谷子三卷鬼谷子撰一名玄微子鬼谷子無姓名里居戰國時隱潁川陽城之鬼谷故以為號或云王誗一誗

作詡者妄也長於養性治身蘇秦張儀師之受捭闔之術十三章又受轉圓胠篋及本經持樞中經三篇轉圓胠篋今亡梁陶弘景注劉向班固録書無鬼谷子隋志始有之列於縱横家唐志以為蘇秦之書大抵其書皆捭闔鈎箝揣摩之術其曰與人闕　令有言以示其同或閉藏之使自言以示其異捭闔也既内感之而得其情即外持之使不得移鈎箝也量天下之權度諸侯之情而以其所欲動之揣摩也是皆小夫蛇鼠

之智家用之則家亡國用之則國債天下用之則失天下學士大夫宜唾去不道高氏獨謂其得於易之闔闢翕張之外不亦過許矣哉其中雖有知性寡累知命不憂及中稽道德之祖散入神明之頤等言亦恒語爾初非有甚高論也嗚呼吕不觀之儀秦乎儀秦用其術而最售者其後竟何如也高愛之慕之則吾有以識高矣孫子一卷吳孫武撰魏武帝注自始計至用間凡十三篇藝文志乃言八十二篇杜牧信之遂以為武書數十

萬言魏武削其繁剩筆其精粹以成此書按史記闔閭謂武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其數與此正合漢志出史記後牧之言要非是武齊人吳闔閭用以為將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葉適以不見載於左傳疑其書乃春秋末戰國初山林處士之所為予獨不敢謂然春秋時列國之事赴告者則書於策不然則否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大國若秦楚小國若越燕其行事不見於經傳者有矣何獨武哉或曰風后握奇經實行兵

之要其說實合乎伏羲氏之卦畫奇正相生變化不測諸葛亮得之以爲八陣李靖得之以爲六花陣而武爲一代論兵之雄顧不及之何也曰兵勢篇不云乎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九地篇又不云乎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斯固風后之遺說也曾謂其不及之可乎嗚呼古之談兵者有仁義有節制至武一趍

於權術變詐流毒至於今未已也然則武者固兵家之祖亦兵家之禍首歟

吳子二卷衛人吳起撰起嘗學於曾子其著書曰圖國料敵治兵論將應變勵士凡六篇夫干戈相尋至於戰國慘矣往往以智術詐譎馳騁於利害之場無所不用其至若無士矣起於斯時對魏武侯則曰在德不在險論制國治軍則曰教之以禮勵之以義論天下戰國則曰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

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衆論爲將之道則曰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何起之異夫諸子也此所以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闢土四面拓地千里宜也較之孫武則起幾於正武一乎奇其優劣判矣或者謂起爲武之亞抑亦未之思歟然則殺妻求將齧臂盟母亦在所取乎曰姑舍是

尉繚子五卷不知何人書或曰魏人以天官篇有梁惠王問知之或曰齊人也未知孰是其書二十四篇較之

漢志雜家二十九篇已亡五篇其論兵曰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王於後無敵於前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風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驚由是觀之其威烈可謂莫之嬰矣及究其所以為用則曰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凡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又曰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

離其官府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嗚呼又何其仁哉戰
國談兵者有言及此君子盖不可不與也宋元豐中是
書與孫吳二子司馬穰苴兵法黄石公三畧呂望六韜
李衛公問對頒行武學號為七書孫吳當是古書司馬
兵法本古者司馬兵法而附以田穰苴之説疑亦非偽
若三畧六韜問對之類則固後人依倣而托之者也而
襍然渾稱無别其或當時有司之失歟
尹文子二卷周尹文撰其書言大道似老氏言刑名類

申韓蓋無足稱者晁氏獨謂其亦宗六藝數稱仲尼其叛道者蓋鮮嗚呼世豈有專言刑名而不叛道者哉晁失言矣仲長統序稱其出於周尹氏齊宣王時居稷下與宋鈃彭蒙田駢同學於公孫龍按龍客於平原君君相趙惠文王宣王死下距惠文王之立已四十餘歲是非學於龍者也統卒於獻帝讓位之年而序其黃初末到京師亦與史不合嗚呼素問以為黃帝所作而有失侯失王脫營不醫之文殊不知秦滅六國漢諸侯王國

除始有失侯王者六韜謂出於周之吕牙而有避正殿之語殊不知避正殿乃戰國後事爾雅以為周公所制而有張仲孝友之言殊不知張仲乃周宣王時人予嘗驗古書真偽每以是求之思過半矣又况文辭氣䰟之古今絕然不可同哉予因知綂之序盖後人依托者也嗚呼豈獨序哉

商子五卷秦公孫鞅撰鞅衛之庶孽封於商故以名書漢志二十九篇陳氏謂二十八篇予家蔵本二十六篇

其第二十一篇亡鞅好刑名之學秦孝公用之遂致富强後卒以反誅今觀其術以勸耕督戰爲先務墾草之令農戰之法至嚴至峻也然不貴學問以愚民不令豪傑務學詩書其毒流至秦政遂大焚詩書百家語以愚天下黔首鞅實啓之非特李斯過也議者不是之察尚摘其商農無得糴糶貴酒肉重租之語以爲疵病是猶舍人殺欲之罪而問其不冠以見人果何可哉

公孫龍子三卷跡府白馬指物通變堅白名實凡六篇

漢志六十四篇其亡已多矣龍趙人平原君客也能辯說傷明王之不興疾名器之乖實以假指物以混是非冀時君之有悟而正名實焉予嘗取而讀之白馬非馬之喻堅白同異之言終不可解後屢閱之見其如捕龍蛇奮迅騰騫益不可措手甚哉其辯也然而名實愈不可正何耶言弗醇也天下未有言弗醇而能正茍欲名實之正亟火之

荀子十卷趙人荀卿撰卿名况漢志避宣帝諱作孫卿

劉向校定除其重復著三十二篇為十二卷題曰新書唐楊倞為之注且更新書為荀子易其篇第析為二十卷卿以齊襄王時游稷下距孟子至齊五十年矣於列大夫三為祭酒去之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以讒去之趙與臨武君議兵入秦見應侯昭王以聘反乎楚復為蘭陵令既廢家蘭陵以終鄉先正唐仲友云向序卿事本司馬遷於遷書有三不合春申君死當齊王建二十八年距宣王八十七年向言卿以宣王時來游學春申

君死而卿廢設以宣王末年游齊年已百三十七矣遷書記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當齊宣王七年惠王以叟稱孟子計亦五十餘後二十二年子之亂燕孟子在齊若卿來以宣王時不得如向言後孟子百餘歲田忌薦孫臏為軍師敗魏桂陵當齊威王二十六年距趙孝成王七十八年臨武君與卿議兵於王前向以為孫臏倞以敗魏馬陵疑年馬陵去桂陵又十三年矣崇文總目言卿楚人楚禮為客卿與遷書向序駮益難信其

論殊精絶然況之為人才甚高而不見道者也由其才甚高故立言或弗悖於孔氏由其不見道故極言性惡及譏訕子思孟子不必置學者其亦務知道哉至若李斯雖師卿於卿之學憒乎未之有聞先儒遂以為病指卿為剛愎不遜自許太過之人則失之矣

韓子二十卷者韓非所撰非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其本於黄老與李斯同事荀卿以事於韓王不用乃觀往者得失之變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

說難五十五篇計十餘萬言秦王見而悅之急攻韓得非斯自以不如非忌之譛於秦王下吏使自殺非慘激人也君臣父子夫婦之間一任以法其視仁義蔑如也法之所及雖刀鋸日加不以爲寡恩也其無忌憚至謂孔子未知孝悌忠信之道謂賢堯舜湯武乃天下辭術謂父有賢子君有賢臣適足以爲害謂人君藏術胷中以倡衆端而潛御羣臣噫是何言歟是何言歟是亦足以殺其身矣

燕丹子三卷丹燕王喜太子此書載其事為詳其辭氣頗類吳越春秋越絶書决爲秦漢間人所作無疑攷其事與司馬遷史記往往皆合獨烏頭白馬生角機橋不發進金擲竈膾千里馬肝截美人手聽琴姬得隱語等事皆不之載周氏謂遷削而去之理或然也夫丹不量力而輕撩虎須荆軻恃一劍之勇而許人以死卒致身滅國破為天下萬世笑其事本不足議獨其書序事有法而文彩爛然亦學文者之所不廢哉

孔叢子七卷中興書目稱漢孔鮒撰鮒博覽六藝秦并天下召為魯國文通君拜太傅及焚書令行乃歸藏書屋壁自隱嵩山陳涉起聘為博士遷太師仕六旬以言不用托目疾退老于陳而著是書年五十七卒則固非漢人矣又稱一名盤盂藝文志有孔甲盤盂二十六篇本注謂黄帝史或謂夏帝時人此書稱子魚名鮒陳人或謂之子鮒或謂之孔甲孔甲姓名偶同又決非著盤盂者也其殆孔氏子孫雜記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順

子魚之言行者歟其第七卷則漢孔臧以所著賦與書謂之連叢附於卷末嘉祐中宋咸為之註雖然此偽書也偽之者其宋咸歟王士元偽作亢桑子而又自為之注抑此類歟近世之為偽書者非止咸也若阮逸關朗易傳李靖問對若張商英素書若戴師愈麻衣易亦往往不能迷明者之目竟何益哉今觀是書記問篇所載有子思與孔子問答語子思年止六十二魯穆公同時人穆公之立距孔子之沒七十年子思疑未長也而何

有荅問哉兼之氣質萎弱不類西京以前文字其僞妄昭然可見或者謂其能守家法不雜怪奇歷戰國秦漢流俗而無所浸淫未必然也未必然也

淮南鴻烈觧二十一卷漢劉安撰安淮南厲王長之子招致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七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著内書二十一篇李氏書目云第七第十九亡崇文總目云存者十八篇今所傳原道俶真天文地形時則覽冥精神本

經主術繆稱齊俗道應氾論詮言兵略說山說林人間務脩泰族等訓連卷末要略共二十一篇似未嘗亡也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術又有外書三十三篇漢志與内書同列於雜家中外書余皆未見淮南子多本文子而出入儒墨名法諸家非成於一人之手故前後有自相矛盾者有亂言而乖事實者既曰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海内未定故不爲三年之喪又曰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遼遠未能至故治

三年之喪殯兩楹以俟遠方三代時無印周官所掌之璽節鄭氏雖謂如今之印章其實與玉角虎人龍符旌諸節並用不過手執之以表信耳今乃曰魯國召子貢授以大將軍印如是之類不能盡舉也昔呂不韋相秦亦致辯士使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十二記六論八覽其說雖未純要其首尾以類粲然成一家言非淮南之雜也古人論立言者漢不如秦秦不如周信矣哉

揚子法言十卷漢揚雄撰凡十三篇篇各有序通録在

卷後景祐初宋咸引之以冠篇首或謂始於唐仲友非也自秦焚書之後孔子之學不絶如綫雄獨起而昌之故韓愈以其與孟荀並稱而司馬光盛推雄學且謂孟子好詩書荀子好禮揚子好易孟文直而顯荀文富而麗揚文簡而奥惟簡而奥故難知其與雄者至矣是法言者為擬論語而作論語出於羣弟子所記豈孔子自為哉雄擬之僭矣至其甚者又撰太玄以擬易所謂首衝錯測攡瑩數文掜圖苦之類皆足以使人恠駭由其

自得者少故言辭愈似而愈不似也嗚呼雄不足責也光以一代偉人乃膠固雄學復述潛虛以擬之抑又何說哉余因為之長嘆雄之事經考亭朱子論定者則未遑及也

抱朴子晉葛洪撰洪字稚川著內篇二十卷言神仙黃白變化之事外篇十卷駁難通釋洪深溺方技家言謂神仙決可學學之無難合丹砂黃金爲藥而服之即令人壽與天地相畢乘雲駕龍上下太清其他雜引黃帝

御女及三皇內文劾召鬼神之事皆誕褻不可訓昔漢魏伯陽約周易作叅同契上中下篇其言修煉之術甚具洪乃時與之戾不識何也洪嘗自言馬跡山中受九鼎金液二經於鄭君鄭君名隱又得之葛仙公玄玄洪從祖也其後鄭君知江南將亂負笈持藥東投霍山莫知所在亦不識其仙歟否也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為文辭雖不近古紆徐蔚茂旁引而曲證必達已意乃已要之洪亦奇士使舍是而學六藝夫孰禦之哉惜也

劉子五卷五十五篇不知何人所作唐志十卷直云梁劉勰撰今考勰所著文心雕龍文體與此正類其可徵不疑第卷數不同為少異爾表孝政謂劉晝孔昭傷已不遇遭天下凌遲播遷離散故作此書非也孝政以無傳記可憑復致疑於劉歆劉勰劉孝標所為黃氏遂謂孝政所托亦非也其書本黃老言雜引諸家之說以足成之絕無甚高論末論九家之學跡異歸同尤為鄙淺然亦時時有可喜者清神章云萬人彎弧以向一鵠鵠

能無中乎萬物眩曜以惑一生生能無傷乎亢倉子同

三復其言為之出涕

文中子中說十卷隋王通撰通字仲淹文中蓋門人私謚因以名其書世之疑通者有三一云唐書房杜傳中略不及其姓名此書乃阮逸偽作未必有其人按皮日休著文中子碑謂通生乎陳隋之世以亂世不仕退于汾晉序述六經敷為中說以行教於門人皮唐人也距隋為近其言若此果無是人乎書果逸之偽作乎一云

通行事於史無考獨隋唐通録稱其有穢行為史官所
削然史氏之職善惡畢書以為世法戒人有穢行見諸
簡策者多矣何特削通哉一云房杜李魏二温王陳輩
未必其門人脫有之何不薦諸太宗而用之隋大業十
三年五月通已先卒將焉薦之劉禹錫作王華卿墓誌
載其家世行事有曰門多偉人雖未可必其爲房杜諸
公要不可謂非碩士也第其書出於福郊福畤之所爲
牽合傅會反不足取信於人如仁壽四年通始至長安

李德林卒巳九歲而書有德林請見之語江都有變通不及聞而書有泫然而興之言關朗在太和中見魏孝文自太和丁巳至通生之歲開皇四年甲辰一百七年矣而書謂問禮於關子朗此最為謬妄者也噫孟子而下知尊孔子者曰荀揚揚本黄老荀雜申商唯通為近正讀者未可以此而輕訾之

天隱子八篇不知何人所作唐司馬承禎為之序承禎字子微嘗著坐忘論此書言長生久視之法與之相表

裒豈天隱子即承禎歟洪興祖謂承禎得天隱子之學豈或別有考歟

玄真子兩見唐志一云十二卷一云二卷予所藏者外篇三卷爾計必有内篇而此非全書也唐張志和撰常諸作内觧志和字子同金華人始名龜齡年十六擢明經以策干肅宗特見賞重命待詔翰林授左金吾衛録事參軍因賜名後坐事貶南浦尉會赦還以親既喪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著玄真子亦以自號其書

多偏曲之論無足采所可采者其志操亦卓卓云

金華子三卷劉崇遠撰或云崇遠唐人或云五代人仕至大理司直其為人莫可考其為書録唐大中後事盖駁乎不足議也昔劉向採傳記百家之言撮其正詞美義可為勸戒者以類相從為說苑新序二書最為近古識者猶病其徇物者多自為者少况崇遠乎哉金華子崇遠所自號盖有慕黄初平云

齊丘子六卷一名化書言道術徳仁食儉六化為甚悉

世傳為偽唐宋齊丘子嘗作張來題其後遂云齊丘犬鼠之雄蓋不足道其為化書雖皆淺機小數亦微有見黃老之所謂道德其能成功有以也嗚呼是書之作非齊丘也終南山隱者譚峭景升也齊丘竊之者也其云能得一者天下可以理老氏說也魂魄魅我血氣醉我七竅囚我五根役我釋氏說也心冥冥兮無所知神怡怡兮無所之氣熙熙兮無所為萬慮不能惑求死不可得神仙家說也非淺機小數比也使齊丘知此則何為

不得其死也其文高簡關尹子可亞也實微有見於黄老所謂道德者也

聱隅子二卷蜀人黄晞撰晞宋仁宗時人著歔欷瑣微論十篇篇有小序造文効揚雄王通二氏而造理不能逮其謂張良得聖人之安蕭何得聖人之變劉向得聖人之力者似不可哉黄氏間采其語謂二代反有所不及非知言也然自五季以來士習極陋而文亦隨之入宋殆將百年而猶未大振晞獨知辭賦戾乎治具聱偶

甚乎倡優確然立論以成一家言真豪傑士哉真豪傑士哉

周子通書四十章本號易通舂陵子周子惇頤之所著也自孟子没孔子之學不傳千載之下獨周子得之以授二程氏遂大白於天下安定胡宏有云一回萬古之光明如日麗天將爲百世之利澤如水行地其論不亦至哉第每篇之首宏輒加以周子曰三言而損其舊有篇名失其旨矣是書文雖高簡體實淵慤誠可上繼孟

氏非餘子比也然莫知其師傳之所自彼妄男子謂同胡文恭公受學於鶴林壽涯師者固為詭誕而云傳太極圖於穆修修傳先天圖於种放放傳於陳摶者亦恐知周子未盡也其殆不階師授超然獨覺於千古之上者歟

子程子十卷一名程子粹言乃程頤叔子書蓋其門人楊時變語録而文之者也前有序不著氏名東陽傿鬍翁云相傳為廣漢張栻作序稱得諸子高子家傳以其

卷次不分編類不別因離爲論道論學論書論政論事天地聖賢君臣心性人物十篇欲其統而要非求類夫論語之書也予取觀之實皆叔子之言而伯子之説附焉辭極峻古雖間有稍離真者亦不遠矣覽者尚慎擇之哉

至正戊戌春三月丙辰西師下睦州浦陽壤地與睦境接居民震驚多扶挈耄倪走傍縣予亦遣妻孥入勾無山獨留未行日坐環堵中塊然無所爲乃因舊

所記憶者作諸子辯數十通九家者流頗具有焉孔子門人之書宜尊而別之今亦俯就其列者欲備儒家言也始之以鬻子而終之以周程者欲讀者有所歸宿也其中䟽剔觝排亦竊自謂有一髮之見第以家當屢徙之餘書無片牘可以稽質不能必其無矛盾也夏六月壬午僅克脫稾越三日乙酉而浦陽平矣余遂竭蹷趍勾無驚悸稍定俾仲子璲錄之如右於戲九家之徒競以立異相高莫甚於衰周之世言

之中道者則吾聖賢之所已具其悖義而傷教者固不必存之以欺世也於戲邪說之害人慘於刀劍虐於烈火世有任斯文之寄者尚忍淬其鋒而膏其焰乎予生也賤不得信其所欲為之志既各為之辯復識其私於卷末學孔氏者其或有同予一慨者夫秋七月丁酉朔金華宋濂記

禄命辯

三命之說古有之乎曰無有也曰世之相傳有黄帝風

后三命一家而河上翁實能言之信乎曰吾聞黃帝探五行之精占斗罡所建命大撓作甲子矣所以定歲月推時候以示民用也他未之前聞也曰然則假以占命果起於何時乎曰詩云我辰安在鄭氏謂六物之吉凶王充論衡云見骨體而知命祿覩命祿而知骨體皆是物也況小運之法本許慎説文巳字之訓空亡之説原司馬遷史記孤虛之術益以五行甲子推人休咎其術之行已久矣非如呂才所稱起於司馬季主也沿及後

世臨孝恭有祿命書陶弘景有三命抄畧唐人習者頗衆而張一行桑道茂李虛中咸精其書虛中之後唯徐子平尤造其閫奧也曰十一曜之説古有之乎曰無有也書云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所謂七政日月水火木金土也而無紫氣星孛羅睺計都也星孛數見於春秋或見大辰或入北斗紫氣則載之史冊與氛祲同占羅睺計都者蝕神首尾也又謂之交初交中之神初中者交食之會也借此以測日月之蝕也唐貞元初李弼乾

始推十一星行歷鮑該曹士蔿皆業之士蔿又作羅計二隱曜立成歴起元和元年及至五代王朴著欽天歴且謂蝕神首尾頗行之民間小歴而已若吳伯善若甄鸞若劉孝孫若張冑玄之所造但云七曜而不聞有十一星也曰然則假之以占命又起於何時乎曰洪範云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泠州鳩云武王伐殷歳在鶉火月在天駟則以星占國亦已久矣而未必用之占命也曰以星占命奈何曰予嘗聞之於師其說多本於都利聿

斯經都利益都賴也西域康居城當都賴水上則今所傳聿斯經者婆羅門術也李弼乾實婆羅門伎士而羅睺計都亦胡梵之語其術葢出於西域無疑晁公武謂為天竺梵學者於此徵之尤信也曰術之緣起則吾既得聞命矣然亦巧發而奇中乎曰有固有之而不可泥也何也且以甲子幹枝推人所生歲月展轉相配其數極於七百二十以七百二十之年月加之七百二十之日時其數終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夫以天下之廣兆

民之衆林林而生者不可以數計日有十二時未必一時唯生一人也以此觀之同時而生者不少何其吉凶之不相同哉吕才有云長平坑卒未應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誠足以破其舛戾矣三命之説予不能盡信者此也天以二十八宿為體體則為經有定所而不可易以五星為用用則為緯恒絡繹乎其間或遲或留或伏或逆固有常度而可以理測茍謂躔其宿則吉歷其宮則凶猶或可言也設其星有變其行不依

常經而犯乎河漢内外諸星又將何以占之哉或如前所謂生同一時者其躔次無不同吉與凶又何懸絕哉夫萬物皆出於五行安有五行之外又有四餘土木行度最遲而為吉凶者久故有餘氣而氣為木之餘計為土之餘猶為可言也水之餘則孛火之餘則羅果何所取義哉水火土木然矣奈何金獨無餘氣乎或謂相生故有而相尅故無亦非通論也况孛乃妖星或有或無而氣羅計三者本非星也不知何以有躔度之詳哉十

一曜之説予不能盡信者此也曰秦漢以來諸儒推十二國分野十二次度數及所分州郡躔次毫釐若無差忒者既可占國豈不能占人乎曰天運地維動静不同故先正云有分星而無分野占國者不可盡泥也占國者不可盡泥況占命乎曰五星之精發乎地而昭乎天其分配十日十二子名雖殊而理則同也人資天地以生山林之民毛而方謂得木氣之多也川澤之民黑而津謂得水氣之多也得火氣之多則丘陵之民專而長

也得金氣之多則墳衍之民皙而瘠也至於豐肉而庳則得土氣之多而所謂原隰之民也人之賦氣有薄厚短長而貴富賤貧壽夭此固然也人之賦氣有厚薄短長而貴富賤貧壽夭六者隨之吾不能必也亦非日者之所能測也蹈道而脩德服仁而惇義此吾之所當為也不待占者之言而後知之也予身脩矣倘貧賤如原憲短命如顏淵雖晉楚之富趙孟之貴彭鏗之壽有不能及者矣命則付之於天道則責成於已吾之所知者

如斯而已矣不然委命而廢人力一擾人之金而陷於
桎梏則曰我之命當爾也怠忽偷生而不嗜學至老死
而無聞則曰我之命當爾也剛愎自任操刃而殺人柔
暗無識投繯而絶命則又曰我之命當爾也其可乎哉
其可乎哉所以先王知山川異制民生異俗剛柔緩急
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度衣服異宜於是修其教
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所以卒歸於雍熙之治也
昔者鄭大夫裨竈言鄭當火請以瓘斝玉瓚禳之子産

不之與已而果然竈復云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鄭卒不復火嗚呼此不亦祿命之似乎吾知盡夫人道而已爾曰近世大儒於祿命家無不嗜談而樂道之者而子一切屏絶之其亦有所見乎曰有子罕言命

聶生辯

監察御史上饒游君元敏以聶生為號進賢包先生希魯為之解多至七百餘言以聶與核通故於果核函仁

之義甚悉美則美矣而非元敏之意也蓋元敏之先實居閩中宋時有為名御史者今元敏以文學法律著稱於時亦擢居是官其自謂覈生者殆將留心於聽訟之事乎何以知其然哉予按說文覈實也考事西笮邀遮其辭得實曰覈覈之文從西而敫則諧聲也徐氏從而釋之曰實謂考之使實也西者人覆之也笮迫也邀者要其情也遮者止其詭遁也所以得實也又按尚書曰兩造其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孔子亦從而

釋之曰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之於五刑也大抵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惟察其貌有所考合所謂察其貌者即周官之五聽也由是論之覈之為義原其所自出豈不在此而在彼乎夫獄者法令所托乃以生萬民也求其無生始以法死之其可不敬慎之乎元敏學孳弗忘復大書著於心目之間可謂良御史矣先生則謂果之仁必以覈而得人之仁必反觀内求而後見不亦取類之遠乎且古人之序學功曰窮理曰致知窮究也致

則推極也初未嘗言褻也褻則讞鞫之意多使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也嗚呼何可同哉曾子有疾不能竭其所欲言謾畧辯之如斯然亦自意一偏之見未合大方而先生之論則偉矣

辯蘭

王度記曰古者之摯天子鬯諸侯薫大夫蘭士蕭則蘭為瑞草而取貴於世也尚矣然其種有九而九之中又有山澤二者之殊生於山者其葉類茅當春氣初發有

莖出其茇長可六寸而一華冠其顛華絶香每行逺近深谷間微風忽過而清馨悠悠逺聞故昔人有云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此花質易萎而不可佩服者也生於澤者廣而長節節中亦高四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以降神或襍粉中蔵衣皆取其芬芳耳即所謂蘭又所謂華葉香故昔人之言士女秉蘭必於溱洧之曲此華葉俱香而可以佩者也澤中之蘭吳郡陸機明之山中之蘭豫章黃庭堅始能詳著其説或

者不察二者之異徒泥佩帨蒞蘭之文力觝庭堅為非於是學者始病不知所從矣京口徐仲輝性愛蘭室之東西列植者皆蘭也金華宋濂故為作辯蘭雖然草之類夥矣其難辯者亦衆矣唐一物也許慎以為菜名郭璞以為今之菟絲也綠竹一物也陸元恪以為草名李石以為今之篁竹也矧蘭乎哉仲輝更求博雅君子質之慎毋以予言為足信也

文憲集卷二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録監生臣陳秉寧